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 档案整理与研究

郭克范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1959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各地在平息叛乱、建立的社会调查，留下了十分丰富、宝贵的档案资料。这批档案馆里，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本书为这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选编，涉及的时间段为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至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其中又以1959年至1960年为重点。整理选编主要侧重于能够反映旧时代社会各个方面情况的内容，同时，对选入档案资料集的文献，进行了一些说明，有的还做了一定的补充调查，使资料更加完整。通过对这些档案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力争反映当时该地区的真实面貌，为藏学研究者提供宝贵资料，更加有利于促进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 档案整理与研究

上架建议：历史典籍

ISBN 978-7-5097-5116-9



ISBN 978-7-5097-5116-9

定价：89.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 档案整理与研究

郭克范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郭克范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5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7-5097-5116-9

I. ①扎… II. ①郭… III. ①扎囊县-地方史-历史
档案-汇编-1959~1960 IV. ①K29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397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

编 著 / 郭克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清湘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王翠荣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116-9

定 价 / 89.00 元

印 张 / 21.75

字 数 / 45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 蓝 生

主 任 郝 时 远

副 主 任 晋 保 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 蓝 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总 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前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



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



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编者例言

一、在西藏，就县一级基层组织和政权而言，随着 1959 年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汉文档案才开始出现；民主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县一级党务和行政组织机构，在西藏是一件新生事物，虽然之前也有“宗”这样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建制，不过它们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下县的建制不可同日而语。

二、本档案资料选编，收录的是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1959 ~ 1965 年）的档案资料，以 1959 年、1960 年的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当时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手写，少数是上级部门打印下发的资料。手写部分，由于撰写者个人情况不同，繁体字、自造简化字不少（有趣的是，有些简化字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颁布实施过一段时间的简化字相同），一律改为现在通用的简化字，文中均不予注明；其他一般不予改动。

三、一些基本的地名、寺名和一些专有名称的译法，很多没有统一起来，有时甚至在同一份档案材料中，会出现对同一名称的不同译法，为减少对于档案材料阅读的难度，这里就其中一些——已经有规范译名的且大量出现的——加以规范，包括地名、寺庙名称，已经进入汉语词汇的藏文译音术语、称谓等。

说明如下：

（一）“扎囊县”在资料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诸如“杂那县”“扎朗县”“杂郎县”“札郎县”“札那县”“札朗县”，一律改为通用译名——扎囊县。

（二）扎囊县的一些地名和寺庙名：如“敏竹林”“民主岭”“民主林”均改为敏珠林；“桑伊寺”“桑鸢寺”“桑也寺”“桑叶寺”均改为桑



耶寺；“江白林”“祥巴林”改为强巴林；“丁果青寺”“丁古其寺”改为顶古钦寺。地名中的“扎达”改为章达；“吉陆”“机陆”改为吉汝；囊赛（色）林、朗色（赛）林，扎其、扎期各为同一地名，不再改。

（三）扎囊县以外的一些地名：如“沙甲”改为萨迦，“拉莎”改为拉萨，“日客则”改为日喀则，“公布江达”改为工布江达，“贡格县”改为贡嘎县。

（四）一些藏语中译音的专有词汇：如“西卡”改为谿卡，“郎生”改为囊生或朗生，“聂巴”改为涅巴，“毛牛”改为牦牛，“普鲁”“布卢”“浦罗”改为氍毹，“射香”改为麝香，宗教职衔“翁支”改为翁则，“格鬼”改为格贵。

四、计量单位说明：重量单位 1 “克”，粮食一般指 28 市斤，食盐约相当于 42 市斤；土地面积“克”，指 1 克种子所播种的面积。由于耕地条件的差异，同样重量的种子，其播种面积差异很大，中等偏上条件的耕地，1 克种子播种面积大致相当于 1 亩。

五、本书所选资料大多数来自扎囊县档案馆的馆藏，这些均在文件资料后面注有馆藏档案号；“扎囊县旧式政权概况”“扎囊谿堆一般调查”“扎其谿堆一般调查”等资料，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一批研究者所收录的资料书籍；附录“扎囊县囊色林谿卡调查报告”则录自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以上均未见于馆藏资料。

六、本书所辑录的档案资料，个别的在归档时即有缺页现象，只能留有缺憾；所录资料原则上全文照录，个别文档与主题无关者作省略处理，用“……”或“（略）”标示。

七、本书所辑录的档案资料，大体上按照类别进行排列，同一类别的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视情况，有的资料后面有编者作出的一些说明。

八、本书以“前言”和“后记”方式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说明；关于民主改革运动中在西藏地区兴起的集体主义观念问题的文章——《西藏传统中受到忽视的一面》，是笔者 2012 年 5 月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也以附录的形式置于文后。

扎囊县的历史社会学调查

——以民主改革时期的档案文献为中心

(代前言)

一 行政区划问题

在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上，扎囊县现在属于山南地区的12个县之一。民主改革以前，要分成两个时间段来看，1909年以前，因为没有设立县这一层级的管理机构，山南各宗谿遇有重大事务均直接向噶厦请示报告；1909年西藏地方政府设立珞卡基巧，扎囊地方即为珞卡基巧所辖，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期。所谓基巧，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专署设置。

基巧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是可以归入现代性话语中的“挑战一应对”模式中来加以说明的，也就是西藏地方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大变局中，被动借鉴现代社会的管理层级设置而作出的反映。其中隐含着某种分离梦想成分。

在西藏七个地市中，山南是唯一一个不是以原地名来命名的地区。历史上，山南的一部分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珞卡”，字面意思为南部地区，这里的“南”既不是指冈底斯山脉以南，也不是指雅鲁藏布江以南。因为悉补野部落最终成就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其发源地雅砻地带后来也就被顺理成章地视为高原民族的发祥地，而这个王朝建都于拉萨而不是在雅砻，以雅砻河谷为核心的那一带后来就被称为珞卡，意思是从拉萨的角度而言的南部地区。20世纪中叶西藏民主改革之后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带就被称为山南地区，实际上包含有借用的珞卡这一原名称南方的意思。

行政区划中“地区”的定名与文化地理上这一“地区”的含义并不是



完全吻合的。在一般认识中，现在划分在山南地区范围内的浪卡子县、洛扎县并不包含在珞卡内，浪卡子实际上是作为卫与藏之间分界线地带而存在的，此地有着与卫、藏大相径庭的地理高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洛扎县则是远离西藏政治、经济核心地带的南部偏僻地区。

不含在珞卡范围内的还有曲松县、错那县、措美县、隆子县、加查县。在林芝地区没有重新成立前，朗县也在山南地区的范围，同样不在珞卡的范围内。曲松县，历史上称为艾地或艾拉加里，范围已经超出了现在的曲松县范围，因为这一带基本的行政事务并不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而是由自称为吐蕃王室后裔的艾拉加里王统治，在称为曲松县之前就称为拉加里县。错那县，历史上这一带是与现在印度实际控制区的门达旺地区联系在一起进行管理的，也是高海拔地带，不过与以喜马拉雅山脉之隔的门域地区是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状态，后者海拔很低，植被丰富，雨量充沛，现在只有以错那县勒布办事处统一管理的4个门巴民族乡由我们控制，更为广大的地方则被印度实际控制着，包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在内。措美县，历史上以哲古地区名之，与错那县一样均属于高海拔地区。隆子县，历史上称为涅地，以流经该地的涅曲河而得名，同样属于边地。加查县，历史上属于塔布地区，也是支系繁多的噶举派祖寺塔拉岗布寺所在地。现在划归林芝地区管理的朗县则是历史上工布地区与塔布地区的交会处，民主改革后曾一度设立了塔工专署。

也就是说，“真正的”珞卡地区是指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的贡嘎县、扎囊县、乃东县、琼结县、桑日县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人较真地一定要划出明确的珞卡的准确地理范围，但是人们在口头上称上述地方的时候，一般会直接用历史旧名——珞卡，现在也有一些人把所有属于山南地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方称为珞卡。

也许本来就没有“珞卡”这个名称在规范意义上的来历以及它所包含的范围，——只是民间的说法、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文献“依据”；毋宁说是因为地理环境的相似而称之吧。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作出一点说明和区分，也有这个考虑。扎囊县属于山南地区的腹地，这一带是典型的高原农区河谷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厚重。



二 扎囊县的一般情况

扎囊县的面积为 2173 平方公里，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江水从县的中部地带贯穿，把全县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雅鲁藏布江自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大桥开始，进入它最开阔的地带，扎囊县就处在这一江面开阔地带。除了沿江一带冲积扇面外，江南、江北河谷带相对比较狭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形为宽谷与窄谷相间，以宽谷为主。地势大体上南北高，中间低；西部高东部低。雅鲁藏布江南岸为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湖盆、宽谷以及周围的低山和丘陵组成的高原湖盆区；北岸属于冈底斯山脉，高峰连绵。地质构造的特殊性造就了壮美的自然景观：雅鲁藏布江横贯全境，闻名于世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隔江而立；典型的藏南山地地貌。

扎囊县地理的整体状况，可以把它概括地称为“七沟八梁”：江北四条河谷，江南三条河谷，以江北的桑耶沟和江南的扎囊沟、扎其沟最长最大；另外还有江北的阿扎沟、松卡沟、青朴沟和江南的朗赛林沟。

扎囊县东邻乃东县，西邻贡嘎县，南有浪卡子县、琼结县、措美县，北有拉萨市的城关区、达孜县、墨竹工卡县。现在来说，扎囊县处于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乃东县泽当镇和拉萨机场所在地贡嘎县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它不具备区位优势。

这里属于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一年基本上分为冬、夏两季，冬半年为西北环流系统控制影响，寒冷干燥，降水稀少；夏半年为印度洋热带海洋季风影响，较为温暖湿润。10 月起西藏冷风高压形成，西风环流开始向南扩展，到 11 月份影响到此地；12 月至次年 3 月，受冷高压控制，干燥少雨，多为无云晴天。4 月起冷高压开始减弱，西风环流北移，气温有所回升。4~6 月，为冬夏季风交错期，气候多变，温度变化较大；6~9 月东南季风盛行，形成雨季。雨季与无雨季的界限也很鲜明。

这里属于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土壤区，主要有两种自然土壤类型：山地灌丛草原土和高山草原土。

扎囊是一块具有典型意义的土地，是西藏的一个缩影：作为农区，属于西藏粮仓的一部分，有半农半牧和纯牧业的存在；西藏民族手工业（纺织、编织、制陶、木刻）呈现多样形态；这里包容了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